

科

普

佳

作

宝

鉴

读



科幻故事集

● 最令少年朋友心动的

science book

割
掉
鼻
子
的
大
象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杨鹏 选编





科幻故事集

杨 鹏 选编

割掉鼻子的大象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0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割掉鼻子的大象/杨鹏编著.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8.11

(科普佳作宝典)

ISBN 7-5353-1945-9

I. 割… II. 杨… III. 儿童文学-科学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5248号

割掉鼻子的大象

©杨鹏 编著

出版发行: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承印厂: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数:1-5000

印次: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张:13.375印张

字数:360千字 插页:4页

规格:850×1168毫米 32开

书号:ISBN 7-5353-1945-9/N.79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世纪回眸

——20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小史

世纪末的钟声已经敲响，下个世纪的曙光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历经几起几落的中国科幻小说，在20世纪黄昏的光线里，正走向复苏与新生，大有再掀起一个浪潮的势头。置身于科幻话语逐渐喧嚣的语境中，对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历程进行一个总体轮廓的勾勒与总结，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让我们的目光掉转到过去，去凝视这个世纪的黎明，去聆听中国现代科幻小说呱呱落地的声音。

吴趸人与晚清科幻小说

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幻想小说“源于西方工业革命，是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要求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反映”。目前世界上公认的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发表于1818年的《弗兰肯斯坦》（笔者对这一观点持有异议。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就有超前于时代的科学幻想小说。为证明这一观点，笔者收集了一些中国古代科幻故事汇编成书，将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国对世界了解的深入，加上一些深信“科学可以救国”的改良主义者对国外科学幻想小说的引进、翻译，中国开始出现了有意识进行科幻小说创作的作家，大量科幻作品涌现。中国的现代科幻小说开始蹒跚起步。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所知，最早翻译科学幻想小说的是梁启超。在

20世纪初期，他就用文言文翻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如《十五小英杰》等。这一时期大量译介国外科幻小说的作家还有逸儒、秀王、包天笑、吴趼人（沃尧）等。

鲁迅十分推崇科学幻想小说的作用。1903年，他翻译的《月界旅行》出版。他在该书的《辨言》中写道：

盖胪陈科学，人常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彼纤儿俗子，《山海经》、《三国志》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诸葛之名者，实《镜花缘》及《三国演义》之赐也。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之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充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知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弥公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后来，鲁迅又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地底旅行》。用“索士”的笔名发表于《浙江潮》。1906年由南京启新书局发行。解放以后，该书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名叫《地心游记》。

在外国科幻小说的影响下，一些抱着激励中国男儿“闻鸡起舞”、“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目的的作家，开始创作和发表科幻小说。吴趼人所在的《月月小说》社及其他一些刊物都积极发表科幻作品。于是，晚清出现了诸如《电术奇谈》、《飞行之怪物》、《电世界》、《机器妻》等想象力丰富、思想积极、质量也还不错的科幻小说。1905年6月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的科幻小说集《新法螺》，包括3篇科幻小说：《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和《新法螺先生谭》，前两篇系译作，最后一篇为作家徐念慈在读了前两篇之后的习作。《新法螺先生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绘了“上天”、“入地”的奇妙险境。介绍了幻想主人公在水星、金星的奇遇。文中关于利用脑电通信和进行教育的幻想，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晚清最具有代表性的科幻小说作家是吴趼人。吴趼人以《二十
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等小说闻名于世。他的科幻小说，在同时
代作品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可谓是集大成者。他写的科幻小说《新石
头记》是晚清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将作者的政治理想与科学幻想
相结合，是晚清政治改革、追求科学的进步思潮和接受西方科幻作品
影响而产生的一项重要成果。

《新石头记》1908年10月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作者署名“我
佛山人”。小说写贾宝玉在大荒山青埂峰修行千年之后，突然心血来
潮，动了凡心，想回家看看。路上他又遇见了千年后复活的小厮焙
茗。于是主仆俩来到了1901年的中国。近一两百年来的发明，如洋
火（火柴）、轮船、火车……令他们目瞪口呆。他们逐渐适应了现代生
活。贾宝玉发现1901年的中国满目疮痍，政府腐败，外国势力横行霸
道，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民不聊生，顿生报国之心。一天晚上一个圆
形的闪光飞行物将宝玉带到了一百年后的中国，即21世纪。宝玉和
一个叫“老少年”的未来人交上了朋友。老少年带宝玉游览了一个叫
“文明境界”的新世界。在文明境界里，物质极为丰富，没有盗贼、娼
妓，没有“叫花子”，也没有宗教；境内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自食其
力，平等相处。文明境界实行文明专制，皇帝和人民一样平等，不存
在谁尊谁贱的问题。文明境界的科技高度发展，有模样像真人，会报
时的“司时器”；有同时存在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公园；有只消喝一口即
饱，营养价值极高的改良食品；有比电灯还先进，自动调节光线的明
暗表；有日行一千二百里的空中飞车；有海底猎艇、毁灭飞船、人工降
雨、电手枪，等等。这部长篇科幻小说，颇似70年代末叶永烈发表的
《小灵通漫游未来》。两者都是畅想未来的作品，对新发明的幻想，都
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超前于时代，令人心驰神往。吴趼人在世纪
初的许多科学幻想，现在都已实现，但因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今天读来，仍然独具魅力。《新石头记》体现了吴趼人的改良思想和
爱国热情，作品的文学构思和科学构思都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

展开，尤其是对未来的预见，令人折服。这是一部具有民族特色、艺术价值较高、集晚清科幻小说成果之大成的现代科幻小说。

晚清的科幻小说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政治理想与科学幻想联姻，将目光投向一两百年之后的未来。强烈的爱国心和备受外国列强凌辱所产生的渴求补偿心理，使他们幻想出了超前于时代的理想国——“乌托邦”、“文明境界”等。由于这些作家所处的时代连飞机都还没有出现，仅是科学幻想，所以他们的幻想在今天看来有些古怪：21世纪的中国仍然有皇帝，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飞艇，纪年法用的是宣统多少百年……这些幻想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但正因为其独特，所以仍然具有吸引读者的魅力，仍然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

现代科幻的拓荒者：老舍和顾均正

科幻小说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短暂地繁荣了一阵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难当头，内战连绵，科幻小说走向了沉寂。可贵的是，就是在这样的時候，仍然有一些作家，为我国的科幻文学默默耕耘，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其代表人物是顾均正和老舍。

鲁迅曾经用文言翻译过的《十五小英杰》，后来又有人用白话翻译。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这本书受到了少年读者的欢迎。这一时期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不少科幻作品，如英国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还有一些杂志经常刊登一些国外的科幻小说，如《中学生》杂志、《趣味科学》杂志等。

这一时期大力倡导与创作科幻小说的作家是顾均正。顾均正最喜欢的科幻作家是凡尔纳，他的作品和“硬科幻”小说的鼻祖凡尔纳一样，十分重视科幻小说的科学性。他于1939年、1940年间创作了《和平的梦》、《在北极底下》、《伦敦奇疫》、《性变》等科幻小说。他在科幻小说集《在北极底下》的序言里写道：“……科学小说入人之深，也不下于纯艺术作品。那么我们能不能，并且要不要利用这一类小

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呢？我想这工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尝试的。”他还说：“写好这篇序文，觉得科学小说这园地，实有开垦的可能与必要，只是其中荆棘遍地，工作十分艰巨。尤其是科学小说中的那种空想成分怎样不被误解，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希望爱好科学的同志大家来努力！”顾均正所说的“科学小说”，就是现在所讲的“科学幻想小说”。他说的“空想成分”，即科幻小说中的“幻想成分”。从他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均正创作科幻小说时对科学的重视。

顾均正的科幻小说常常以侦探小说为载体，通过采用一些破案的情节，展开文学构思和科学构思。他小说里的案情仅是提出悬念、吸引读者的一种技巧，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试看他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和平的梦》。小说写美国间谍夏恩·马林冒着危险回国，发现情况突变：美国国民莫名其妙地通通偏袒敌国极东国（影射日本），连派他去刺探极东国情报的部长，也认为美国应该向极东国投降。夏恩回家后才发现原来是极东国的李谷尔博士发明了一种新武器——通过无线电波对美国人进行催眠暗示，使美国人民在收听收音机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受到极东国“不抵抗”思想的蛊惑，自愿向极东国投降。于是夏恩立即驾驶私人飞机，只身入虎穴，击毙了三个极东人，将李谷尔牢牢地缚在收音器前的椅子上，强迫进行连续14个小时的“美国必须继续抗战”的播音。于是美国民众觉醒过来，抗击极东国侵略者的热情空前高涨。作者以生动优美的文学笔调，塑造了一个孤胆科幻英雄夏恩·马林的形象，并给予它一个内在的主题——反法西斯主题，使文本具有了一定的深度。

顾均正的科幻小说，十分重视科学性。在40年代，无线电定向技术在当时还是一个很时髦的尖端，一般人对其既陌生又好奇。作者为了说明定向技术中环状天线的原理，特地画了五张非常正规的技术插图，并用了整整七面篇幅，来说明环状天线和定向技术的原理及应用。他的《伦敦奇疫》、《在北极底下》、《性变》等小说涉及到生物、

地磁等科学领域。为了说明一些科学道理，他甚至引进了一些正式的化学公式，足见顾均正创作科幻小说的严谨。

顾均正的科幻小说有三个特点：一是文学构思和科学构思都求新求异，通过两者的联姻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二是十分强调科幻作品中的科学精神，创作态度严谨，通过科学增强幻想的真实性与可信性；三是刻画人物精心细致，逼真感人，这在当时的科幻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顾均正善于学习和摹仿，并勇于创新，他从创作到理论，都付出了十分艰巨的劳动，可以说是我国现代科幻文学的开拓者。

如果说顾均正是我国早期科幻文学“硬科幻”的代表，那么，老舍就可以算作早期科幻文学“软科幻”的代表。他的科幻小说《猫城记》，注重的不是科幻小说的科学性，而是其文学性。科幻在他的作品里只是一个背景，一种载体，一种摆脱理性束缚进行飞翔的思维方式。

在《猫城记》里，老舍设定一个地球飞行员“我”为主人公，写“我”因为飞机失事，坠落到火星，与火星上的猫脸人相遇，在火星猫城的奇特经历。作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并不想通过这篇小说普及什么科学知识，或者倡导一种科学精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舍通过科幻这个道具，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国人的民族劣根性，讽刺了国民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从而绘出一幅旧中国众生百态的“清明上河图”。小说里的猫城，是旧中国的象征。猫城里的居民猫人，在500年前只知种地种粮。后来有个外国人将一种叫“迷叶”的东西带到猫国来，最初只有上等人吃得起，后来外国人把迷树也搬运了来，于是大家全吃上了瘾，不到50年的工夫，不吃它的人倒是例外。迷叶使人精神焕发，但也使人慵懒，手脚不爱动。从此，种地的不种地，做工的不做工，大家闲散起来。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再吃迷叶。下令的第一天午时，皇后瘾得打了皇帝三个嘴巴，皇帝也瘾得落泪。当天下午又下令定迷叶为“国食”。猫国从此空前衰败，敬畏外国人成为猫人的

天性之一。外国人在乡下打死人，根本不用管，在城里打死人，向法院报告一声，法官还要向外国人客气地道谢。老舍是幽默讽刺大师，寥寥数笔，便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刻画得淋漓尽致。随着外敌的入侵，猫国的一些年轻人觉悟起来，如小蝎，自觉地起来反抗，并涌现出像大鹰那样的革命者。但他们的革命活动严重脱离群众。当革命者大鹰的头颅被砍下挂在城楼上时，麻木不仁的猫人因为争看人头，挤死了三位老人两个女子。没有人问这是谁？为什么死？只有人说：脸上的毛很长；眼睛闭上了，没身子，可惜。读到这，任何人的内心都会涌起一股悲凉，联想到鲁迅小说《药》里的夏瑜和“人血馒头”。猫国灭亡的命运自然注定了，外国人不费吹灰之力攻进猫城，成千上万的猫人被屠杀、活埋，连他们的苍蝇恐怕也不能剩几个了。结局是震撼人心的，令人同情与深思。

老舍的《猫城记》，通过生存环境的极度幻化，造成了一种有悖于现实的新境界，从而显示出难以耳闻目睹的人性的本相的变异，从而开掘出人性的隐秘面和死角。老舍对于中国科幻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他使科幻小说这种文体的写作达到了普通作家甚至国外科幻作品都难以企及的深邃和高度。他同时也开创了我国“软科幻”小说的先河，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创作经验。

评论界长期忽视《猫城记》是不应该的。笔者认为在世纪末的今天，应当对这部独特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评价与认识。对《猫城记》作品的研究及创作经验探讨，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七年”期间现代科幻小说的崛起

科幻小说以现代科技为土壤。解放前，我国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科幻小说一直处于萌而不发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为了在青少年中提倡爱科学、学科学、用

科学的精神,从50年代起,我国大量翻译出版凡尔纳、威尔斯和别里亚耶夫的科幻小说。在外国作品的影响下,一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少儿科幻作品。1950年,张然的《梦游太阳系》由天津知识书店印刷出版。这是我国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全书约3.5万字,通过主人公静儿梦游月亮、太阳、火星、天王星的种种奇遇,传播了有关天文知识。

50年代中期,我国的一批年轻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其中北京有郑文光和于止(叶至善),上海有王国忠,天津有迟叔昌。稍后,四川的童恩正、刘兴诗,上海的鲁克、嵇鸿,江苏的肖建亨等,纷纷开始创作科幻小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当时的科幻作品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郑文光的《第二个月亮》写的是人造月亮的故事,于止的《失踪的哥哥》展示了延长生命的速冻法,王国忠的《神桥》写的是通过细菌高速繁殖,十天造出一座桥的奇迹,童恩正《失去的记忆》写的是借助生物电流增强记忆的“反馈刺激”,郭以实的《科学世界旅行记》展示了神奇的未来世界,肖建亨《布克的奇遇》涉及的是动物头颅移植技术,赵世洲《活孙悟空》介绍了多层活动印刷,刘兴诗《北方的云》写的是预订天气,嵇鸿《神秘的小坦克》幻想的是变色涂料,《神奇的刀》展望了激光技术的应用,迟叔昌《大鲸牧场》写模仿领头鲸的“语言”放牧鲸鱼,徐青山《史前世界旅行记》写的是借助梦境回到5万年以前的史前世界……这些作品的科学性都很强,想象丰富,意识超前,受到了当时的少年儿童的广泛欢迎。

这一时期的科学幻想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前苏联科幻小说及其理论的影响发展起来,十分强调科幻小说的“科普性”,一些人甚至将科幻小说同科普作品等同起来,这是十分偏狭与错误的。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这一时期科幻小说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为了普及知识,作者们都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来给孩子们上“科学”课。有些作者对科学知识的“硬块”处理得比较好,但无论哪一篇作品,都逃脱不了这一关: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或带着眼镜的年轻的工

程师,或一位无事不晓、无事不知的老爷爷给孩子们上起课来了。于是,误会——然后谜底终于揭开;奇遇——然后参观;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参观记——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傻瓜”,或是一位对什么都好奇的记者,和一位无事不晓的老教授一问一答地讲起科学来了。参观法、误会法、揭开谜底的办法成了作者们试图躲开却又躲不开的一个老套子。

将科普与科幻等同起来,是科幻创作的一个误区。十七年时期科幻作家大都陷入这一误区难以自拔,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作品的肤浅、生硬、文学性偏低、写作手法单一等缺点。对科幻错误认识的余波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作品,重复走了五六十年代的弯路。

但不管怎么说,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作家为新中国的科幻创作带了好头。许多作家在这一时期通过写作积累了下丰富的写作经验与教训,为他们在70年代中后期科幻小说再度勃兴时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打下了基础。

1966年,随着文革政治风暴的到来,十年动乱开始,中国科幻创作出现了长达十年的万马沉暗的局面,科幻文学沉寂下来。

新时期科幻小说:潮起潮落

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的科幻小说在建国后出现过三起三落。第一次高潮是在50年代,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12年规划的时期;第二次是60年代初期;第三次高潮,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到80年代初。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们,早在1975年“四人帮”还没倒台的时候,就倡导要为少年儿童创作科学幻想作品。尤其是上海《少年科学》杂志,冒着风险,首先发表了叶永烈、王亚法、王金海等同志的科学幻想小说。叶永烈等的科幻小说,成为中

国科幻第三次高潮的先声。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国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为“科学”恢复了名誉，中国科幻小说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创作到理论都得到了很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76年下半年到1980年，各报刊杂志共发表科幻小说约300篇，并涌现了一批新的科幻作家：叶永烈、王晓达、金涛等。许多科幻佳作，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瞩目与欢迎。

科幻理论方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科学幻想小说到底姓‘科’还是姓‘文’”的大争论。争论是由童恩正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上发表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引起的。科幻小说评论者、作者们就科幻小说应偏重科学性还是偏重文学性这个根本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虽然这场争论由于种种原因后来不了了之，但它冲击了将科幻与科普等同起来的传统错误观念，加深了作者们对科幻小说这一独特文体的认识，使科幻创作走向了多元化，结束了科普式的科幻一统天下的时代。

这一时期科幻小说创作成就突出的作家有：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刘兴诗、肖建亨、王晓达、宋宜昌、金涛、冷兆和、吴岩，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风格各异，创作思想不同，共同构成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科幻小说五彩斑斓的景观。

在科幻小说这块新兴的园地里，郑文光是一位重要的开拓者，早在50年代，他就出版了科幻故事集《太阳探险记》。十年辍笔之后，他以“夸父逐日”自励，辛勤劳作，发表了《飞向人马座》、《鲨鱼侦察兵》、《太平洋人》、《仙鹤和人》、《古庙奇人》等文学性极高，具有相当的分量，传颂一时的科幻佳作。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善于作科学与文学的结合，使之浑然一体，水乳交融；不故设悬念，也不追求惊险；提炼情节，着力写人，读来清新隽永；加上他文笔素朴淡雅，飘逸大度，常给人以抒情诗般的艺术感受。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另一位享有极高知名度，成就突出的科幻

作家是叶永烈。叶永烈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写过大量的科普作品，曾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这一切为他写作科幻小说打下了良好的科学基础。他创作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飞向冥王星的人》、《世界最高峰的奇迹》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叶永烈的科幻小说取材广泛，手法多样，充满了浓郁的、朴实的生活气息。他创造的爱科学、爱幻想、聪明、好动、幽默、多才的“小灵通”形象和机警、冷静、多谋、干练的公安侦察人员“金明”形象是当时家喻户晓的科幻形象。

中国科幻小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盛极一时。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家们走出了模仿前苏联科幻小说的影子，眼光随着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的科幻小说被译介进来大大开阔。但因为将科幻与科普等同起来的传统错误观念在许多人脑中根深蒂固，对科幻小说的误解也随之而来。甚至有人发出这样的责备：“科学幻想都是胡说八道！是科学污染！是精神污染。”从1983年开始，国内的科幻小说创作受到了抑制，科幻作家们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中国科幻文学盛极而衰，再次走向沉寂。80年代中、后期有些年份国内科幻小说发表的数目为零，一些作品虽是科幻小说，但必须冠予“科学小说”之名方可发表。

90年代初，随着日本科幻卡通画册、动画片对中国图书市场的冲击，美国科幻影视的大量引进，某些图书的出版成为一种纯商业利益的操作等现象的出现，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再次被激活。1991年5月世界科幻年会在成都召开，科幻小说再次引起读者的重视。科幻小说创作，又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首先是在纯文学界，形成了一股科幻小说创作的潜流。一些知名度极高的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提笔以科幻为载体，抒写他们的内心文学感受，对文学之根——存在进行探险。反响较大的有梁晓声的《浮城》、毕淑敏的《教授的戒指》、乔良的《末日之门》、朱苏进的《绝望中诞生》、《四千万年前的闪击》、《祭奠星座》等等。纯文学作家们的

科幻小说继承了老舍《猫城记》的文学传统：重视的不是科幻的科学性，而是想借科幻为载体，表达他们内心的思索、感受或实现某种文学理想。

一些功成名就的老作家，也宝刀不老，重新提笔创作科幻小说，如郑文光先生，在半身不遂的情况下仍然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进行科幻创作。他与人合作的长篇科幻小说《心灵探险的故事》再次受到小读者的欢迎。在80年代初就享有很高知名度的科幻作家吴岩，在这一时期厚积薄发，出版《生死第六天》、《星际警探的最后案件》等作品，引起读者瞩目。四川的刘兴诗是新中国科幻小说的缔造者之一，在近年依然有不少佳作发表、出版。

四川的《科幻世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专门刊发科幻作品的杂志。在90年代初期，该刊物推出了一批十分具有潜力的科幻新作者——王晋康、何宏伟、杨鹏、星河、柳文扬、孔斌、韩建国，等等，他们是继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刘兴诗、肖建亨等一批著名的科幻作家之后的又一排浪潮。90年代中期，这些年轻的作者们纷纷推出一批科幻长篇新作，受到了评论界、出版界和读者的注目。其中星河的《网络游戏联军》、杨鹏的《蝙蝠少年》、刘苗虎的《古猿人远征》等作品都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在青少年中，科幻小说的固定读者逐渐形成，北京、四川、黑龙江、湖北、河南等省市都出现了由年轻人自发组织的科幻迷组织。中国科幻文学，大有在世纪之交再掀起一次浪潮的势头。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世纪的夕阳徐徐下落的时刻，策划了编选一本20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科幻小说的选题，可谓是颇有远见之举。为了使读者对我国科幻小说发展的脉络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本书精选了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并特意将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老舍的《猫城记》等一般读者不容易找到的长篇著作缩写后收入书中，使更多的人获得一睹大师名作风采的机会。当然，限于篇幅书中的作品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许多优秀作品都不能收入书

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编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更大型的,相当于年鉴或者 20 世纪科幻文学大系的丛书以方便科幻作者、爱好者、评论者们查阅和研究,促进正在复苏的中国科幻文学走向繁荣。这样,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杨 鹏 冯 莹

1997 年 7 月 1 日

香港回归祖国之时于北京编完本书

编者说明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广大作者和专家的关注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限于水平和篇幅，难免有佳作漏选，诚望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部分作者工作单位和通讯地址的变更，编者一时未能和作者取得联系，我们恳请作者同出版社联系，以便寄送稿费。